

高阳作品系列

高
阳
著

灯火楼台

第二册



I247.5
21

P

高阳作品系列

高
阳
著

灯火楼台

第二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火楼台(一、二、三)/高阳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1.7

(高阳作品系列)

ISBN 7-108-01567-6

I. 灯…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53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目

录

前 记	1
一、出将入相	1
二、深宫疑云	34
三、元宝街	86
四、美人计	120
五、“螺蛳太太”	153
六、曲折情关	217
七、帮夫运	257
八、寿域宏开	271
九、千丝万缕	302
十、力争上游	354
十一、移花接木	385
十二、萧瑟洋场	405
十三、改弦易辙	433

十四、家有喜事	452
十五、甲申之变	503
十六、变起不测	548
十七、仗义执言	578
十八、夜访藩司	599
十九、回光返照	627
二十、探骊得珠	648
二一、大封典铺	673
二二、赠妾酬友	720
二三、少年绮梦	746
二四、不堪回首	769
二五、人去楼空	797
二六、城狐社鼠	826
二七、烟消云散	853
后 记	883

八、寿域宏开

因为如此，螺蛳太太的心境虽然跟胡雪岩一样，不同往年，还是强打精神，扮出笑脸，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年。接着便要为胡老太太的生日，大忙特忙了。

生日在三月初八，“洁洽桃觞，恭请光临”的请帖，却在年前就发出去了。到得二月中旬，京中及各省送礼的专差，络绎来到杭州，胡府上派有专人接待。送的礼都是物轻意重，因为胡雪岩既有“财神”之号，送任何贵重之物，都等于“白搭”，惟有具官衔的联幛寿序，才是可使寿堂生色的。

寿堂共设七处，最主要的一处，不在元宝街，而是在灵隐的云林寺。铺设这处寿堂时，胡雪岩带着清客，亲自主持。正中上方高悬一方红地金书的匾额，“淑德彰闻”，上铭一方御玺：“慈禧皇太后之宝”，款书：“赐正一品封典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胡光墉之母朱氏”。匾额之下，应该挂谁送的联幛，却费斟酌了。

原来京中除了王公亲贵，定制向不与品官士庶应酬往来以外，自大学士、军机大臣以下，六部九卿，都送了寿礼。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也是一联一幛，论官位，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久居首辅，百僚之长，应该居中。但胡雪岩却执意要推尊左宗棠，便有爱人以德的一个名叫张爱暉的清客，提出规劝。

“大先生，朝廷名器至重，李合肥是首辅；左湘阴是东阁大学士，入阁的资格很浅，不能不委屈。这样的大场面，次序弄错了，要受批评；如果再有好事的言官吹毛求疵，说大先生以私情乱纲纪，搞出啥不痛快的事来，也太无谓了。”

“你的话不错。不过‘花花轿儿人抬人’，湘阴这样看得起我，遇到这种场面，我不捧他一捧，拿他贬成第二，我自己都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

“话不是这么说。大先生，你按规矩办事，湘阴一定也原谅的。”

“就算他原谅，我自己没法子原谅。张先生，你倒想个理由出来，怎么能拿湘阴居中。”

“没有理由。”张爱晖又说：“大先生，你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李合肥。”

胡雪岩不做声，局面看着要僵了。那常来走动的乌先生忽然说道：“有办法，只要把下款改一改好了。”

“怎么改法？”胡雪岩很高兴问。

“加上爵位就可以了。”

原来左宗棠送的寿幛，上款是“胡老伯母六秩晋九荣庆”；下款是“秃头”的“左宗棠拜祝”，平辈论交，本来是极有面子的事情；乌先生主张加上左宗棠的爵位，变成“恪靖侯左宗棠拜祝”，这一来就可居李之上了，因为李鸿章的下款上加全衔“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肃毅伯”，伯爵次侯爵一等，只好屈居左宗棠之次。

那乌先生是个庙祝，只为他是螺蛳太太的“娘家人”，胡雪岩爱屋及乌，将他侧于清客之列，一直不大被看得起，此时出此高明的一着，大家不由得刮目相看了。

“不过大先生，我倒还要放肆，胡出一个主意。如果左湘阴居中，李合肥的联幛只好挂在东面板壁，未免贬之过甚；是不是中间挂一幅瑶池祝寿图，拿左、李的联幛分悬上下首，比较合适？”

胡雪岩看乌先生善持大体，便请他专管灵隐这个最主要的寿堂，而且关照他的一个外甥张安明，遇事常找乌先生来商量。张安明是胡府做寿综揽全局的大总管。

张安明自然奉命惟谨，当天就请乌先生小酌，诚意请教，“有件事，不晓得乌先生有啥好主意，”他说，“寿堂虽有七处，贺客太多，身份不同，挤在一起，乱得一场糊涂，一定要改良。”

“寿堂是七处，做寿是不是也做七天？”

“不错。大先生说，宫里的规矩‘前三后四’，要七天。”张安明轻声答说：“不过，这话对外面不便明说，只说老太太生日要‘打七’，所以开贺也是七天。”

“打七”便是设一坛水陆道场，是佛门中最隆重的法事，称为“水陆斋仪”，亦名“水陆道场”，俗称“打水陆”。斋仪又有繁简之分，讽经礼忏七七四十九日称为“打水陆”；为了祝厘延寿，通常只须七日，叫做“打七”。

“有七处寿堂，又分七天受贺，大可分门别类，拿贺客错开来，接待容易，而且酒席也不至于糟蹋。”

“这个主意好。我们来分他一分。”于是细细商量，决定第一天请官场，三品以上文武大员；五品以下文武职官，占了四个寿堂，此外是现奉差委的佐杂官，与文武功补人员各一；留下一处专供临时由外地赶到的官员祝寿之用。

第二天请商场，丝、茶、盐、典、钱、药、绸各行各业的伙友，分开七处。第三天是各衙门的司事，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科

的书办；第四天是出家人的日子；第五天、第六天请亲戚朋友，一天“官客”，一天“堂客”。第七天是寿辰正日，自然是自己人热闹、热闹。

这样安排好了，去请示胡雪岩，他不甚满意，“自己人热闹热闹，用不着七处寿堂，而且光是自己人，也热闹不起来。”他说，“我看还要斟酌。而且我的洋朋友很多，他们来了，到哪里去拜寿？”

“这样好了，专留一天给洋人。”乌先生说：“一到三、四月里，来逛西湖的很多，大先生索性请个客，这一天的洋人，不论识与不识，只要来拜寿的，一律请吃寿酒。”

“洋人捏不来筷子。”胡雪岩说：“要请就要请吃大菜。”

“这要请古先生来商量了。”

请了古应春来筹划。由于洋人语言不尽相同，饮食习惯，亦有差异，好在有七处寿堂，决定英、法、德、美、日、俄、比七国，各占一处。

“应春，”胡雪岩说：“这七处接待，归你总其成。大菜司务，归你到上海去请。”

“好。”古应春说：“要把日子定下来，我到上海，请《字林西报》的朋友登条新闻，到时候洋人自然会来。”

“妙极！”张安明笑道：“外婆生日，洋人拜寿；只怕从古以来的老太太，只有外婆有这份福气。”

果然，胡老太太听了也很高兴。胡家的至亲好友，更拿这件事当作新闻去传说，而且都兴致勃勃地要等看见洋人拜寿。

这年杭州的春天，格外热闹，天气暖和，香客船自然就得多，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胡老太太过生日，传说如何如何

豪华阔气，招引了好些人来看热闹。何况光算外地来拜寿的人，起码也增加了好几千人。

到得开贺的第一天，城里四处，城外三处，张灯结彩，“清音堂名”细吹细打的寿堂周围，车马喧阗，加上看热闹的闲人、卖熟食的小贩，挤得寸步难行。只有灵隐是例外，因为三大宪要来拜寿，仁、钱两县的差役以外，“抚标”亦派出穿了簇新号褂子的兵丁，自九里松开始，沿路布哨弹压，留下了极宽的一条路，直通灵隐山门。

从山门到寿堂，寿联寿幛，沿路挂满；寿堂上除了胡雪岩领着子侄，等在那里，预备答谢以外，另外请了四位绅士“知宾”。一位是告假回籍养亲的内阁学士陈怡恭，专陪浙江巡抚刘秉璋；一位是做过山西臬司，告老回乡的汤仲思；另外两位都是候补道，三品服饰，华丽非凡，是张安明受命派了裁缝，量身现做奉赠的。

近午时分，刘秉璋鸣锣喝道，到了灵隐。藩臬两司，早就到了，在寿堂前面迎接；轿子一停，陈怡恭抢上前去，抱拳说道：“承宪台光临，主人家心感万分。请，请！”

肃客上堂，行完了礼，刘秉璋抬头先看他送的一堂寿序，挂在西壁最前端，与大学士宝鋆送的一副寿联，遥遥相对，这是很尊重的表示，他微微点头，表示满意。

这时率领子侄在一旁答礼的胡雪岩，从红毡条上站起身来，含笑称谢：“多谢老公祖劳步，真不敢当。”

这“老公祖”的称呼，也是乌先生想出来的。因为胡雪岩是布政使衔的道员，老母又有正一品的封典，自觉地位并不下于巡抚，要叫一声“大人”，于心不甘；如用平辈的称谓，刘秉璋字仲良，叫他“仲翁”，又嫌太亢。这个小小的难题跟乌先生谈

起,他建议索性用“老公祖”的称呼。地方官是所谓父母官,士绅对县官称“老父母”,藩臬两司及巡抚则称“老公祖”,这样以部民自居,一方面是尊重巡抚,一方面不亢不卑反而留了身份。

刘秉璋自然称他“雪翁”,说了些恭维胡老太太好福气的话,由陈怡恭请到寿堂东面的客座中待茶,十六个簇新的高脚金果盘,映得刘秉璋的脸都黄了。

稍坐一坐,请去入席。寿筵设在方丈之西的青猊轩。这座敞轩高三丈六尺,一共六间,南面临时搭出极讲究的戏台,台前约两丈许,并排设下三席,巡抚居中,东西藩臬;大方桌前面系着平金绣花桌围,贵客面对戏台上坐,陈怡恭与胡雪岩左右相陪。后面另有四席,为有差使的候补道而设。偌大厅长,只得七桌,连陪客都不超过三十个人,但捧着衣包的随从跟班,在后面却都站满了。

等安席既罢,戏台上正在唱着的“鸿鸾禧”暂时停了下来,小锣打上一个红袍乌纱,玉带围腰、口衔面具的“吏部天官”,一步三摆地,走到台前“跳加官”。这是颂祝贵客“指日高升”、“一品当朝”,照例须由在座官位最高的人放赏;不过只要刘秉璋交代一声就行了,主人家早备着大量刚出炉的制钱,盛在竹筐中,听得一个“赏”字,便有四名健仆,抬着竹筐,疾步上前,合力举起来向台上一泼,只听“哗喇喇”满台钱响,声势惊人。

接下来便是戏班子的掌班,戴一顶红缨帽,走到筵前,一膝屈地,高举着戏折子说道:“请大人点戏。”

“点戏”颇有学问。因为戏名吉祥,戏实不祥,这种名实不符的戏文很多,不会点会闹笑话;或者戏中情节,恰恰犯了主人家或者哪一贵宾的忌讳,点到这样的戏,无异公然揭人隐

私，因而成不解之仇者，亦时有所闻。刘秉璋对此道外行，决定藏拙。好在另有内行在，当下吩咐：“请德大人点。”

他指的是坐在东面的藩司德馨。他是旗人，出身纨绔，最好戏曲。当下略略客气了两句，便当仁不让地点了四出不犯忌讳而又热闹的好戏，第一出是“战宛城”，饰邹氏的朱韵秋，外号“羊毛笔”，是德馨最赏识的花旦，演到“思春”那一段，真如用“羊毛笔”写赵孟頫字，柔媚宛转，令人意消。

正当德馨全神贯注在台上时，有个身穿行装的“戈什哈”悄悄走到他身旁，递上一封信说：“陈师爷派专人送来的。”

陈师爷是德馨的亲信，此时派专人送来函件，当然是极紧要的事。因而当筵拆阅，只见他面现诧异之色，挥一挥手遣走“戈什哈”，双眼便不是专注在“羊毛笔”身上，而是不时朝刘秉璋那边望去。

他是在注意胡雪岩的动静，一看他暂时离席，随即走了过去，将那封信递了过去，轻声说道：“刚从上海来的消息。”

刘秉璋看完信，只是眨眼在思索。好一会才将原信递给陈怡恭：“年兄，你看，消息不巧，今天这个日子，似乎不宜张扬。”

“是！”陈怡恭看完信说：“这一来，政局恐不免有一番小小的变动。”

“是的。”刘秉璋转脸问德馨说：“请老兄在这里绷住场面，我得赶紧进城了。”

德馨也想回衙门，听刘秉璋如此交代，只能答应一声：“是。”

于是刘秉璋回身招一招手，唤来他的跟班吩咐：“提轿。”接着向陈怡恭拱一拱手，正待托他代向主人告辞时，胡雪岩回

来了。

“怎么？”他问：“老公祖是要更衣？”

“不是！”刘秉璋歉意地说：“雪翁，这么好的戏、好的席，我竟无福消受，实在是急事，马上得回城料理。”

“呃、呃。”胡雪岩不便多问，只跟在刘秉璋后面，送上轿后方始问德馨：“刘中丞何以如此匆匆？到底是什么急事？”

“此处不便谈。”德馨与胡雪岩的交情极厚，以兄弟相称：“胡大哥，有个消息，不便在今天宣扬，不过，消息不坏。”

胡雪岩点点头不做声，回到筵前，直待曲终人散，才邀德馨到他借住的一间禅房中，细问究竟。

“为什么今天不便宣扬呢？”德馨说道：“李太夫人在武昌去世了。”

去世的是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老母。胡老太太做生日，自然不便宣布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消息。但这一来，李氏兄弟丁忧守制，左宗棠暂时去了一个政敌，对胡雪岩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亦可说是喜事，不过只能喜在心里而已。

“一下子两个总督出缺，封疆大吏要扳扳位了。不晓得哪个接直隶，哪个接湖广？”

这一问，恰恰说中德馨的心事。总督出缺，大致总是由巡抚调升；巡抚有缺，藩司便可竞争。刘秉璋与德馨，各有所图，所以都急着要赶进城去打听消息。不过德馨既有巡抚嘱咐，又有胡家交情在，不便就此告辞，心想何不就跟胡雪岩谈谈心事。

“湖广，我看十之八九是涂朗轩接；直隶就知道了。”涂朗轩就是湖南巡抚涂宗瀛，他替曾国藩办过粮，与李瀚章昔为同事，今为僚属，由他来接湖广总督，倒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湖南巡抚呢？”胡雪岩笑着掉了句文：“阁下甚有意乎？”

“只怕人家捷足先登了。”

“那也说不定。”胡雪岩想了一下说：“你先要把主意拿定了，才好想办法；倘或老大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就不必去瞎费心思。”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岂能无意。不过鞭长莫及，徒唤奈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胡雪岩说：“等我来打个电报给汪惟贤，要他去寻森二爷探探‘盘口’。”

此事不便假手于人，胡雪岩又拿不起笔，因而由他口述，让德馨执笔，电报中关照汪惟贤立即去觅宝森，托他向宝鏊探探口气，藩司想升巡抚，该送多重的礼。

德馨字斟句酌，用隐语写完，看了一遍说：“宝中堂他们兄弟不和，森二爷或许说不上话。是不是请汪掌柜再探探皮硝李的口气。”

“好！我赞成。”

于是德馨改好了电报稿子，胡雪岩叫进贴身小跟班阿喜来，他专替主人保管一个一离家就要带着的西洋皮包，内中有一个密码电报本，胡雪岩与德馨亲自动手，将密码译好，夕阳已经衔山了。

“我本来不打算进城，现在非回去一趟不可了。”胡雪岩说：“电报要送到上海去发，我派一个妥当的人去，叫他在上海等回电；如果是两三万银子，我先替你垫。多了就犯不上了。”

“是，是。一切拜托，承情不尽。”

于是胡雪岩与德馨一起进城。两人品秩相同，但胡雪岩

曾赏穿黄马褂，所以仪从较现任藩司的德馨，更为煊赫；只是他的“高脚牌”只作陈列之用，出行只是前面一匹顶马、后面四匹跟马、八抬大轿的轿班，一共三班，轮流换肩——胡雪岩的轿班，在家亦是“老爷”；一回家就会听见丫头在喊：“老爷回来了，赶快打水洗脚。”不过替胡雪岩抬轿虽是好差使，却很难当，因为既要快、又要稳，快到能跟着顶马亦步亦趋；稳到轿中靠手板上的茶水不致泼出来。因此，两人虽是同时动身，胡雪岩的轿子起步就领先，很快地将德馨在身后抛得老远了。

回到元宝街，老远就看到张灯结彩，灯烛辉煌；但寿堂中却颇安静，因为既已排定贺寿的日期，除了极少数的至亲以外，不会有人贸然登堂。胡雪岩下了轿，在寿堂中略作寒暄，随即着手处理德馨谋官之事。

正唤来得力的家人在交代时，只见螺蛳太太扶着一个小小丫头的肩，悄然而至。看到胡雪岩有事，她远远地在一张丝绒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你明天一大早就动身，在上海等消息，等北京的回电一到，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

等家人答应着走了，螺蛳太太一面起身走近来，一面问道：“你不在灵隐陪老太太，怎么回城来了？”

“出了两个总督的缺，连带就会出两个巡抚的缺，德晓峰想弄一个，我只好进城来替他料理。”说到这里，胡雪岩发觉螺蛳太太神色有异，定睛看了一下问道：“怎的，你哭过了？”

“不要乱说！老太太的好日子，我哭什么？”螺蛳太太紧接着问：“家人来得多不多？”

“该来的都来了。”胡雪岩说：“三品以上的官，本来没有多少，从明天起就要一天比一天忙了。我最耽心后天，大家都说

要去看热闹，不晓得会不会有啥笑话闹出来？”

原来贺寿的日期，已经重新安排，第三天轮到外宾。“洋人拜寿”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会逗人好奇，都说不知道洋人拜寿是怎么个样子，是磕头还是作揖？吃寿面会不会用筷子？不会用啥？叉子叉不住，只怕要用手抓。诸如此类等着看笑话的议论，不免使胡雪岩不安，怕闹出笑话来失面子。

“喔，”螺蛳太太倒被提醒了，“有份礼在这里，你倒看看。”说着，便向窗外喊一声：“来人！”

进来的是螺蛳太太的亲信大丫头瑞香。她已经听到了螺蛳太太的话，所以进门便说：“洋人送的那份礼，送到老爷书房里去了。”

胡雪岩心想，这个把月来，所收的寿礼，不知凡几？独独这份礼送到他书房，可知必有来历，便即问说：“是哪个送的？”

“我也不清楚。”螺蛳太太说：“是拱宸桥海关送来的，我想大概不是洋行里的人，是个洋官，所以叫他们送到书房里，等你来，有份全帖在那里，你一看就晓得了。”

“好！我到书房里去看。”

“对！外面要开席了，我也要去照个面，敷衍敷衍。你呢？在哪里吃？”

“太累，吃不下什么，吃点粥吧。”

“老太太的寿面不能不吃。”螺蛳太太转脸吩咐：“瑞香，你关照小厨房下碗鸡汤银丝面，鸡汤太浓，要把浮油撇干净。”

于是主仆三人各散，胡雪岩一个人穿过平时就沿路置灯、明亮好走的长长的甬道，来到他的书房镜槛阁。

这镜槛阁是园中一胜，前临平池、后倚假山，拾级而上时，那扶手是以铁杆为芯，外套景德镇定烧的，朱翠相间，形如竹

节的磁筒；阁中有一面极大的镜砖，将阁外平池、池中鸳鸯、池上红桥、池畔垂杨，一齐吸入镜中，这是仿北京玄武门外，什刹海畔恭亲王的别墅鉴园的规模所造，而精巧过之。

胡雪岩进得阁来，在镜砖面前站了一回，看远处楼阁、近处回廊，都挂着寿庆的灯彩，倒影入池，复又重生于镜，镜中有镜，影中有影，疑真疑幻，全不分明了。正看得出神时，听得有个娇嫩的声音：“老爷，房门开了。”

胡雪岩抬头看时，这个小丫头仿佛见过，便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梅。”“喔，你是新派过来的吗？”“不！我老早就在这里了。”

“老早在这里？为啥不常看到你？”胡雪岩一面说，一面踏进书房，触目一大堆礼物，便顾不得跟小梅说话，先找全帖来看。

全帖的具名是“教愚弟赫鹭宾”。原来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此人在华二十多年，说得一口极好的京腔，也识汉文；仰慕中华文化，兼且是朝廷的有顶戴的客卿，所以用他的英文名字的发音，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赫鹭宾”。

全帖以外还有礼单。寿礼一共四样，全喜精磁茶具、一个装糖果的大银碗、整匹的呢料，另外一个老年人用的紫貂袖筒。

“来啊！”

他心目中使唤的是专管镜槛阁的两个大丫头，巧珠、巧珍两姊妹；但来的却是小梅。

“两巧一巧都不巧。”小梅答说，“都跟老太太到灵隐去了。”

胡雪岩看她语言伶俐，料想也能办事，便即说道：“你也一